方舟集

三

欽定四庫全書

方舟集卷七

宋 李石 撰

論荆鄂兩軍戰守勝負疏

臣再來[illegible]暢[illegible]鄂[illegible]遇[illegible]勉有加伏讀自勵敢不廉稍[illegible]撙等論戰守之策撙欲守湖陽[illegible]權[illegible]書夜守順陽[illegible]彥以公文欲取重兵於襄陽[illegible]諸將各自為計凡境上士民軍中兵將曲

折詢訪殆盡尋以道里遠近山川險夷繪為圖然後知三將所言未為盡善臣出圖共論議二將辭屈王彥亦以守湖陽順陽為非是當日再議用今日初八日以出獵為名同往新野一帶踏勘勝勢意欲合兩軍之力則戰守俱利也戎事至重社稷安危將士生死之繫若事虛譚必蒙實禍無可疑者臣自知智力淺薄每臨一事不敢不盡心憂深而思苦夙夜汲汲類如此仰奉詳審之戒益不敢懈弛俟王彥等回一一議定具圖幷劄子奏

知伏乞睿照

重名節疏

臣聞名節者士之所以自重亦以重國也上之人設為高爵厚禄縻致天下之士士各挾其所養所學趨而赴之所趨者未必得往往失其所自重何也取以金玉棄以菅蒯擇以菁英廢以稊稗朝夷暮跖乍毀乍譽所取於世者重輕相絶矣先正司馬光曰臣不敢惜官職平生粗知名節夫士之所以自期者能以光之言為勸則上之人輕重乎

奪當須如何處之苟愛憎毀譽之未決千載論議之未白而一世誣衊鮮有不為風波之民者士亦進退去就於此矣且漢梁秦汚俗時君侮慢待士詆訶及於貴近執縛加於士夫至有甘羞辱以就富貴多矣如不職不勝任帷薄簠簋不修不飾故為隱忍諱避之詞賈誼至慟哭太息為帝言之且曰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非人類也今陛下容直言則循默者勉表廉潔則貪墨者勸旌忠義則怯懦者勇崇孝弟則兇悖者化頑

臣何說以賛顧陛下令監司帥臣於逐路州縣歲歲舉廉吏各一二人朝廷籍記與陞陟差遣歲舉孝秀之士一人登名禮部以備召試為異時臺閣器使亦養名節風化之一助也豈唯門地科目之重而已哉可以飭士行矣臣久去闕庭不識忌諱惟陛下恕其萬死

草冗員疏

臣聞有事則有官官所以任事官之增減計事之多寡也昔人謂省官不如省事蓋事煩則官冗必然之理也

武備疏

文武相為經緯之術二者要不可偏廢特所尚有緩急耳且人之身血氣為榮食氣為衛今特以榮氣之強健而廢其衛氣可乎國家弭兵無事既已有歲自以為尚文之世然求所謂輔成文治以裨益政體者則未之聞陛下以神武不殺為威寓六兵於詩書之教廟筭深遠非草野所當慮然以臣所慮特其粗者嘗謂虞舜干羽之舞人徒知其為文德不知其以蹈厲之節而寓其擊

刺之威以明不輕用武也今之教閱之法亦昔人干羽之意雖曰文德無廢其武可也昔魚朝恩老於兵間已不識郝將軍之陣為李臨淮遺法況不習其教者乎州之禁軍縣之弓手所以為教閱之法者寄其緩急之用耳欲用其人必資其教且小人非居安於無事則必使之為蹴蹋屢張運其筋力馳驟其血脉習為冒險赴危之狀目熟旌旗耳習金鼓而不懾怯者此教之以緩急之用也且自二十餘年之間邊圉綏靜其可擐甲挽强

劄子

學校劄子 己卯上殿

臣聞學校者長育人材之地也如有美材必資之於良匠欲求人材之美而不為擇師雖有材而無所用矣教官者學校之師材之匠也祖宗之法率以科甲高者為之又以試中學官者為之不輕付也頃歲以來凡有出身官不問可否皆得為學官作為文字語言求丐廟堂徃徃得之至有甚庸繆者僅曉句讀竊科目者亦得為

之服几襲裳竊師長之寄為士子所侮笑有不登講席不說題目書考遷秩以去且師之不擇至此欲望人材之美可得乎陛下比年以來取藩府學之大者為堂除其餘則舉以付吏部依法差注是亦作新學校之意矣蜀遠萬里大郡所得堂除者不過三四人其餘方州則科甲當得者然後赴部令蜀士三歲一舉十名中所得者無幾人且一郡必得一教官蜀之餘郡安能盡得科甲高者與應格之人且安能人人裹糧萬里取一教官闕

之責慰饑民之心前日卬蜀之憂未見其可懲也仰惟
陛下臨御以來軫念全蜀所以豐衣食之源為水旱之
具亦至矣然常平義倉明知其僅存虛額而畫餅可足
以療饑乎且如增料錢引給降度牒入粟補官此近歲
州縣庶足裨補仁政之一也或更指定一項錢物再申
明常平義倉糴糶之法如昔人富人倉之類可得一年
糧歲備應用無窮而不求之臨時或可為善後計也臣
言有可采乞自睿旨行下戶部詳酌施行

一搏而投之於頃刻之快則賁育之技至此亦竭矣今敵情悠悠巢穴幽深所驅者吾兩河之赤子與契丹渤海之遺類以嘗我而致隙而我悉力赴之無筭使果攻得其地能守守此不可不過為之慮也且此特西陲耳其他並淮循江而上我之所以備禦者不可不盡至於敵為無窮而我亦為無窮敵為不測而我亦為不測量敵慮患制勝於廟堂之上而授成筭於將帥槩此一方可以類推也今者西陲三帥皆以大兵出有司埽藏隨

費隨給更一再舉則累歲所儲告竭當一取於民民且憂矣敵以多方誤我惟深圖國家無彊之休勿以目睫近效為可常姑以為馴致尅復之漸可矣天下幸甚

乞小路蠻都王承襲劄子

照會本州據小路蠻都王阿示狀乞依邛部川蠻王體例承襲父官統轄蠻部未蒙給降告勑并換印事本州契勘先於紹興三十年十二月據進義校尉小路都王即即狀為年老願依邛部川都王例令長男阿示承襲

官爵統轄蠻部探報虚恨蠻賊作過事所有見用印記係竹林錫廒兕主朱記欲乞換作小路都王朱記為文本州保明具申本路帥司乞行申奏至紹興三十一年准本司劄子坐准尚書兵部牒準紹興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七日樞密院劄子指揮依所乞關吏部出給小路都王阿示承襲父郎即進義校尉付身下本州給付所有印記自合就用元印行使劄付本州照會自後未準降到告勑下本州給付緣阿示係是懐義嚮化專一探報

蠻賊往來作過委是忠欵可嘉及應副年額馬數不闕者今照得卭部川蠻都王嘉祐年内酋長年凷進貢朝廷蒙賜官爵後來年凷死長子苴克承襲苴克死長子㑹則承襲㑹則死長子阿䆃於政和六年三月承襲阿䆃年老長子蒙備承襲父封其蒙備見係勑授金紫光禄大夫行懐化校尉山前山後百蠻都兕主今來小路都王阿示乞行承襲委有上項體例除已具申尚書省乞早賜施行

欲望台慈特賜指揮檢照舊科所買墨數量行裁減却
均敷下諸州出墨去處立為中制貴憑買發久遠遵守
豈惟嚴護禁山邊面亦不致透漏矣

乞科降鹽本錢劄子

照會本州今月二十四日準本路轉運司公牒坐據蒲
江井監申契勘黎州乾道四年分冬衣賜鹽一百三十
擔半并乾道四年分歲計鹽四百九十六擔零在監至
今未見前來打請乞下黎州差人將柴茆錢取撥施行

牒州差人前去關請施行契勘本州元準本路轉運司遞年科降錢引四萬道應副支遣後來節次止以蒲州黑鹽一千七百九十擔零對折上件錢引四萬道今本州自備紫茆脚錢每年計一萬二千餘貫前去搬運歸州科與民間納錢應副歲計支遣常是積壓數賣不行後來吏於紹興二十八年元立科約數外添差使臣二十餘員一年請給動以萬計無可那融指準又兼運兵衣賜絹帛卭州近年別無正色亦是折支黑鹽每匹不過

六十斤上下又令本州自備脚費搬運緣自去年饑歉
之後賣鹽遲滯凡百用度並以黑鹽準折抵去年歲終
積下鹽六百三十餘籮變轉不行并有未請去年秋冬
季及冬衣賜鹽計一千二百四十餘籮合用柴茆脚錢
三千八百九十餘貫亦無指準至今未曾打請即因大
段闕乏其官吏軍兵請給鹽不免自行變賣遂致侵射
賣鹽人户月額往往破家逃竄誠可矜憫右竊詳前項
蠲除閩山鈔鹽指揮其弊即與本州科配民間賣鹽事

體相類在於窮邊尤繫利害理宜優恤欲望台慈特賜詳酌將今年合應副本州歲計鹽住行科支依舊年未措置折鹽已前時暫那融本錢引四萬道降下本州充今年一歲省計支遣所貴少蘇民間變賣急闕困苦之用所有蒲江合支本州黑鹽仍乞自使司均敷應副成都府或附近州縣支遣亦少減兩州支移脚錢之費

國子監看詳安晁補韻畧錯誤劄子

按禮部韻畧同亦作仝崇亦作宗疲亦作罷之類並係

兩字一義禮部韻更不重出止附注其下今看詳到蠈字蟊蠈之蠈欲下注云亦作賊𤗲字虡業之𤗲欲下注云亦作業按經音雖借賊為蠈借業為𤗲即是兩字兩意若更注亦作字於其下如禮部韻例是合兩意為一意兩字為一字也竊見蠈賊𤗲業禮部韻自有本注分明只合依本注兩兩分押不合更添入亦作字與禮部韻所注亦作字以相溷亂轉使舉人疑惑委是難以施行

表

賀冬至表

乾用九於天下式顯帝符復來七於地中永隆化國光
生黼扆歡動紳縷恭惟尊號皇帝陛下剛健日新聰明
時憲觀文察變既望雲物而書齋心服形以待陰陽之
定隆五日一朝之養享千秋萬歲之期臣出守邊符再奉
召節仰瞻雙闕不違咫尺之威與從八能誓竭消埃之效

會慶節賀表

中國其有聖人誕彌厥月大功而為天子於萬斯年舉得歡心同歸慶治恭惟尊號皇帝陛下循堯之道繼文之聲聖德本於好生神武行乎不殺克嗣無疆之歷坐隆有永之期臣出守還符入奉召節方寸玉陛雖阻奉於瑶觴咫尺威顔行伏瞻於象魏

一

天申節賀表

聖人退藏於密益顯重明天子必有所尊親逢盛旦舉歸慶治普洽歡心恭惟尊號皇帝陛下道妙難名功成

不處撫二百載中天之運成三十年必世之仁歴數有歸知上皇之乃貴明聖迭作惟文王之無憂臣久去闕廷遠乘邊障屬堯蓂之初度騰嵩嶽之三呼斂福用錫厥民同臻有極大德必得其壽仰祝無疆

黎州賀冬至表

聖人有作先天而天弗違化國初長御日而日不失懽忭之極率普所同恭惟皇帝陛下復見天心乾行物首恷舒獨運辨六氣以儲神消長得宜協四時而觀妙雲

物備書於魯史歷年永卜於周正孚惠而信在中斂福而皇作極臣身縻遠服目遡昌辰老歲月以乘邊未辭蜀道仰雲霄而稱慶尚想漢儀

謝歷日表

出佩麟符中頒鳳歷大矣帝臨之赫粲然王度之新竊以天道有生育之權難於推測聖人敷簡易之德所以範圍庸示邦條無輕民事恭惟皇帝陛下祈年有永嗣服無疆至誠與覆載相參大信如寒暑不失臣敢不益

勤本務恪守遐封薔髮屢新任坤維之留滞毫釐勿爽

奉乾造以周旋

又

測土圭而正影再造慶基調玉燭以分光例頒遠服式循舊貫祗奉新書恭惟皇帝陛下久則生神積而化聖日暹速而有度天後先以弗違法象得堯舜之心律歷糾漢唐之步天下用九而治既底雍熙王者奉三無私靡容僭忒臣敢不周旋邊政勸課農功入奉晨昏視桑

陰而自惜出分宵旰無黍晷之或欺

眉州謝歴日表

王者奉三無私仰承堯運乾元用九而治爰及夏正遵舊貫以敷休拜新書而登受恭惟皇帝陛下賁文曾飭泰治方來淳者表王道之無疵熙者彰帝載之有永執兩端而恭已斂五福以錫民厎日以授百官仰飛龍之在御次春而大一統頒治象以維新臣敢不仰對明時誓堅晚節惜奉親之寸晷激事主之孤忠鳳歴改元固

賀

黎州到任謝表

半剌新除濫叨申命一麾改授洊岀誤恩既見吏民具
宣德意朝廷所以望臣者不溥孤生所以至此者有由
祇荷寵靈尤深感涕竊念臣學惟泥古愚不適時偶奏
第於乙科免力耕於丁籍間蒙召對叨寸進於上庠遂
獲執經陪諸生於下坐教道無術糾率罔功為親補外
者已跨十年去國思君者寖歷三任引遡龍飛之日課

在可傳重惟前人艱難播越之勤用肇今日恢復休明之運日車未返仙馭莫追皇帝陛下性穆堯仁心因周德孝弟旁達雖足貫神明之幽熙洽所鍾更當思社稷之大益寧宸極務節聖情臣限以守藩無緣趨赴

狀

進易䟽論語說狀

性入者無形理入者無象性理二者聖人獨得之學述所自得修其語曰詞令以為斯文之懿也堯曰文思以

思為用舜曰文明以明為用曰思曰明自內融洽而非外鑠謂不如是不足以發舒純粹敷為三綱五常經緯之具也陰陽象數深之而不精刑名法度述之而不盡盡徒迹一偏之文而昧於窮理盡性者聖人之道日遠矣顏子之於文欲罷不能其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何說也子貢之於文可得而聞其曰不可得而聞者何說也且以六經觀之皆聖之文性理所寓日月大明有目者咸觀雷霆大聲有耳者咸聽不知其所謂不可得而

聞與末由也已二子果何所晦昧於其所師承也得非以聖人性理為獨得之學歟循其所自得以求所傳之心則六經之文皆其寓也六經之文易為之深諸子所以紹述於六經者論語又為之緼學者欲有求於無形無象以究聖人之道未見有捨六經門户而造堂室者也曷亦次第量力以馴致其深淺所入於二書者雖未至於聖人忘象忘言之學然求之於帝王之心傳闕里之家法於性理悟入二書者其幾足乎推修身緒餘而

措之於天下國家其誰曰不然仰惟陛下以舜之文繼堯之文父子一學授受於六經日新矣巍乎其詞與天無極淵乎其旨與海同深頒於教條諸侯之慮無所遁措之事物百姓之用莫能窺至其隱於常勝之道庸示不殺之武者積久生神皆此中流出雖使顏子子貢復生委質聖代於金華絕業尚不敢擬議況如臣輩碌碌膚受者哉靜念向者備員上庠以學專席尋即外補以學為職躬自履踐因事施設未嘗一日不學而所與共

之者所至羣生徒而教之相與講磨以游泳聖涯者實不敢欺於心以取愧於天下以流為非聖之習如是而已項因生徒綴緝臣所説易與論語幾成編次易則取六十四卦彖大象而槩之曰外疏論語則以已見折以諸家所長而為之説不敢自謂於二書有得去朝十年再蒙收召無以仰裨聖治美芹之薦采薪之義或有取焉謹併臣近所撰五箴別紙繕寫隨狀上進以聞

策問

問退之為蜀之日子厚為越之雪夫師至於二子可無憾也然尚以怪取吠是知師道固難矣師固以道教人也學者受其說行之終身非若今之傳授句讀僅能與亂褫爭長雖日更一師初不損益也言師人則亡矣其道果盡無傳乎諸弟子以有若似夫子而曾子有所不從如曾子之意必得孔子復生而後師之則師道廢矣然子夏曾子各以其說教授其所以授學者果出聖人之意乎秦人焚書而賴以不絕者師道在也漢興六經

各習其師名為專門如匡衡有師道可觀如張禹有師法可試夫六經亦多説矣而所謂可觀可試者果何在乎諸君之學豈但句讀其必所傳有素試為言退之子厚所以取怪於人與夫曾子所不願於有若而漢儒各知有師傳者願共學焉毋畧

問賈生董生漢所謂有用之學明於治亂安危者也劉向以賈生比伊管以董生比伊呂夫伊呂王者之佐管仲覇者之佐向舉以許與二子賈生表餌之説人以為

疏董生天人之說人以為緩夫二子之學不見試與夫
試而未盡固已不幸而疏緩之譏不免於世俗成敗之
口令試優劣二子所學與夫所遇之主可以比擬於伊
尹呂望管仲者以無輕劉向之言不然漢無士矣
閭仰惟國家兵興以來無利不講然皆有術不至浚我
以生者鹽鐵榷酤有取於常賦之外民皆樂然輸之亦
知其所不得已自以其力所當勉者也昔漢之所資者
巴漢之粟唐之所資者江淮之財尚能各以一方之儲

足用天下則欲合二代所資以為今日足用之計茍有
可以寛紓吾民而不乏於公上者願聞其術
問仰惟國家版圖之舊自河以南半淪敵境邇者天心
悔禍以開神聖恢復之運王師所指民相與壺漿先道
喜見漢官之臨江淮以北關隴以西復為王土輿地所
志可考而知然知所以復之而未知所以守之則悠久
之慮廟筭亦必勞矣竊計所復境土往來敵衝鋒鏑踐
躪荆棘荒蕪亦難乎其為彼民矣戶口不足則無兵耕

稼不復則無食事力交病計將安出焉欲分兵以守之乎則沿邊之屯勢各有不可分也欲移粟以實之乎則餉道之遠力有所不能支也然則建牧守命將帥重其權委之措置而責效於遲久諸君試迹昔人南北相控制所嘗講者亦一說也

問賈誼陸贄之學搢紳先生喜稱誦之謂儒者之文有益於世用不徒為紙上空言莫二子若也竊謂誼在漢猶有縱横策士之風贄在唐猶有科舉進士之累不然

何所言之多而施於世用如是之落落難合也世世之讀二子書者未嘗不追咎時君用之不盡而歎二子所遭之屈抑自有說乎今國家崇尚史學誠欲得如二子者而盡其用使之無空言不遇之歎如昔人者諸公當自得之

問天下事成者不可壞而弊者不可不革前後之相因唱和之相應鮮有不出於斯二者易曰幹父之蠱者事之不免於弊而裕父之蠱者則亦無壞其成因其成而

方舟集卷八

宋 李石 撰

論

刑獄論

生者易之德也易以是生天地生聖人聖人又以其德之生保天地之生又以復於易之生生不窮易之所以不息者生德也且聖人權生物之柄以立於天地兩間烏能保其生而不殺也哉其所以殺者乃其所以生

雖天地亦用此以為生之消息以時之代謝為物之榮枯也孔子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韓康伯釋之曰服萬物不以威刑其所謂神武者無刑之刑不殺之殺也大刑無刀鋸而化小刑無鞭朴而教肅然者得於不怒凛然者得於不誅凡吾之甚武者皆聰明睿知之運易道鼓舞不測之神此需訟師所由以次序相受為卦也飲食者人之所須以生民勤於求生不計所當得以至於兩競為訟其啟端甚微其取用甚細天地不

禁聖人不呵凡以遂其欲生之意使不至於夭閼疵癘乃已故於訟之大象不過曰作事謀始以塞有事之爭心用獄勑法則寓之噬嗑噬嗑者猶自口吻餘食除去其間未果於殺此無刑之意非特無訟也然人之爭心寧復有既一訟不已衆訟之興衆訟則鬬矣此師之所以次於訟小刑不已必至大刑自然之理一殺不忍況衆殺乎鞭朴不忍況刀鋸乎故於師之大象不過曰容民畜衆以見其所受之衆所生之繁爾至於萃然後除

戎器於謙然後利侵伐於豫然後利行師亦未果於黷武也大抵易六十四卦而言刑獄者凡六卦皆易之生德所寓天地資其生聖人權其生其為刑獄之詞槩之曰不殺之殺生中之殺也繫詞曰生生之謂易曰生生者生天地之生生聖人之生其生之大矣乎中孚則議而致信旅則審而不留豐則折之欲其不用解則宥之欲其無過賁則明其政而已於獄有所不敢者不以刑飾政故曰六卦者易之生德也唯噬嗑一卦著之繇詞

無者氣也太始者氣之始太素者氣之質太極者氣之
無而天地萬物因其氣而有始因其始而有質因其質
而有極極之於無則漠然曠然卒歸於無形而有氣者
鬼神無遁形矣能於鬼神致其知則可以知人人者天
地萬物之一因氣而有形有形而極於無形是氣也繫
詞精氣為物游魂為變知鬼神之情狀索之於冥漠無
眹不可測識之中則游魂之形猶人之形也由是知人
之生死司命於天而統氣於易自伏羲畫卦八而索之

之槩也曰鬼方曰載鬼曰伐鬼則鬼之槩也曰先王曰
祖考曰廟曰社稷此天人之鬼神也曰牛曰牲曰禴祭
曰薦曰享曰祀此鬼神之食也曰史巫曰祭主曰二簋
曰匕鬯曰用茅曰用圭此鬼神之器也凡人之有求於
卜筮者則蓍龜告之以其祥使民心惕惕知所敬畏因
蓍龜以信卜筮因卜筮以信鬼神因鬼神以信易而易
道無餘藴矣且易之肇端於鬼神生則人之形死則鬼
之氣廓廓然卦象所寓皆聖人之教易之探端也若乃

物無遁情者皆天地五行數之所囿非易孰能具之非
聖人孰能知之哉尚有所可得而擬議者如說卦所載
先儒幾以為占筮之學所未深悉學易者惑之有三焉
何也言伏羲八索而不及文王他卦與經所引相反一
也八卦所為物命凡八以震為龍不以乾為龍以乾為
馬不為龍坤為牛不為馬震為馬之四種坎為馬之五種
此二也兌為金而乾亦為金巽為木而乾亦為木果坎
為木之多心離為木之科上槁艮為木之堅多節五行

易以象為主象以卜筮為主卜筮所至則意所至意至則忘象可也用易君子各以己意求易卜筮先之以為己利不利之符而吉凶悔吝所繫如禀命於父母受教於師友此象得以專之而致其信以契夫人意意得則象可忘矣且利涉大川云者象以水為險也以為取需之坎乎而意不在是象以舟楫為行險利涉之用而有取於渙之坎乎而意不在是象以為坎之水凡卦之坎者皆得以利涉不利涉為言而坎之重險乃不曰利涉

疑而有待曰蠱者取其弊而有幹曰大畜取其蓄德以成其大曰同人取其立志而有所同曰益取其遷善以改其過曰渙取其難散而可以行曰中孚取其至信而有所格若夫訟者天水相違兩競以剛險為訟此繇意所不取也卦有六爻爻具六象則六意之寓不可槩也頤之六爻而意有可否之分頤以正為養在已者未正而拂人以為養不若上九養正得吉惕然居高自危此二爻可不可之別也未濟則以三之過凶為憂謙則以

聖人以立言為法非茍而已也大者小之積也易始於三畫八而八之三而重之以成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易因是以定象立言聖人因是以制法取其變化不窮以推其所積之效非一日之力皆習而成之也傳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人變化之習也繇之言大人者主一卦之義爻之言大人者主一爻之義其為大人則均其所以定象立言因言制法則有間矣乾者卦之首二五者爻之尊以乾統天則為天之大人以二五為君

人虎變上九則曰小人革面其始也大人用其大者以受小人小人自當悔罪革面聽命不暇大人特取其順上不責以全也故曰大者對小之稱也以訟則鬬以巽則順以小受大之術也其處困也守正以待時其處蹇也無終蹇不振之理此言大人能養成其大以受天下小人之託亦有時也其所謂時者處憂患消息之時天之時也若夫萃者文王受命之符也假廟用牲可以有為之時於其象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此為文王設

也於升則曰勿恤南征者文王為西伯紂猶在上太公
未歸曰大人者以為紂與太公設如乾之二五不以紂
為獨夫而忽之文王之以此授武王武王用十亂之佐
君臣相為利見如乾二五也至釋離之象則昌言之曰
大人繼明照四方以明武王為子繼其父西伯之明重
光奕奕丕顯丕承以周代商易之大象言大人者異乎
爻之詞唯此而已然則作易者之憂患乃文王憂患見
於躬行者如此其審矣夫子潛心文王孟子願學夫子

其八而八之自八以下以陽從剛之奇而為陽之羣曰陰中之陽也以陰從柔之偶而為陰之羣曰陽中之陰也陰陽剛柔錯綜成文而六十四卦具矣亦初未嘗有所加減損益於三墳之書獨於連山歸藏之中取其所謂易者因乾坤而定名由八已下八八而索之為繇詞為爻詞孔子為彖詞為大小象詞以文王之易為正而定名曰周易故曰吾得坤乾焉三墳末亡乃曰贊易道以黜八索者何也且以乾坤為父母以六子為子子各

有子父昭子穆傳世之法也卦之有世世必自其父母者始父乾而索震坎艮子之從父也母坤而索巽離兌子之從母也要之不出八索八之數三墳同實異名雖吾夫子有取焉而說者以為專出劉牧似未通也牧之論不過以乾索乾之重為一世以乾索震之重為二世以乾索坎之重為三世以乾索艮之重為四世以乾索巽之重為五世以乾索離之重為六世以乾索坤之重為七世以乾索兌之重為八世備矣以乾六爻為例則他

旋為易道神化之運曷有窮已哉

歲月論

易之有日月也由陰陽之分也六陰六陽以定一歲而各職其分陰與陽類以肇成歲功一卦職六日六十四卦之數凡三百八十四爻因以歷日月之度以測其度之所底剛柔消長吉凶禍福之變故曰易之有日月者陰陽之分也且始子終巳六陽也始午終亥六陰也此一歲十二月以立日月之經而以六日一卦者為之緯

或計之卦或計之爻此日月歲之次序也且言終日之
卦三乾豫既濟是也言三日之卦三蠱巽明夷是也言
七日之卦三復震既濟是也言月之卦一臨是也言三
年之卦七同人習坎困漸豐既濟未濟是也言十年之
卦三頤屯復是也言三而不曰歲月日凡八需訟師比
解損革巽是也繇詞言三者二蒙晉是也嘗以次敘論
之陽生於子為復之初九繇言七日來復者起於中孚
之六日至復初九則七日以一卦一爻為計陽之方來

以會朔迎氣此進之也至於四陽為臨則恐其已過為
陰所壓故先期而告之曰八月有凶九四之陽變為六
四之陰則為八月此以卦為月也乾言終日者乾九三
一爻之計不終日者豫六二一爻之計此以爻為日也
蠱之三日天下事至弊如幹以克家之子尚且幹之以
漸況天下之事先後甲者巽木申命猶風之振山落木
也先後庚者巽木兑金兑巽易位金木更相旺因自巽
至兑此以卦為爻之日例也喪貝喪茀所喪甚輕有不

足逐坐待其歸一卦六爻之變而自得也三年者或在下卦之上或在上卦之上或在初或在中或在終一卦三爻三年之例也十年者一卦六爻之變頤之守正師之自用屯之女貞復之自迷一卦四爻之例也其不以歲月計而言三者皆三爻奇偶之數可以類推也大抵易道以數為本六陰六陽分職一歲之用震離兑坎分旺四仲餘六十卦歸奇為閏三百八十四爻曰歲曰月曰日如指諸掌矣

研極幾微咸恒以息其謬用之心損益以擇其可為之
事六氣以調節四敘以消息出處語默無一不在此修
身之君子也五常所紀三王所尚文質不同剛柔各異
禮樂法度律歴法象治亂之術安危之符愈取愈有受
命如響此治世之君子也三君子者天下後世之君子
其施於易甚公所以行道所以修身所以治世則有別
矣吾夫子因以統一卦之體先總其數命之曰大象者
六十四卦而君子用易之目特五十三而爻之所謂君

子凡十爻八卦無預焉者蓋一卦以總其體一爻以散其用不可一槩莫不皆有序也禮曰潔凈精微易教也文王之淵懿孔子五十學易無大過君子先體易道之大以範圍此世斂以修身推以治世而體之為用無乎不在故大象所統君子之外有所謂先王者七有所謂后者三有所謂上者一且伏羲至周文武制作甚備所稱先王知其為周之王也告命省方亦知其為周之后也其所謂上者以上對下為義也周之衰也君子少而

小人多猶剝以五陰剝一陽無難者故以君子容小人而為廬小人載君子而為輿上下相養茍於無事如春秋戰國之世孔子讀易傷周道之衰而有感於此故不復以君子統象而以上對下為言也嗚呼天下後世之君子盡矣自伏羲畫易以降五帝三王周公孔子凡有得於易者不論有位無位為君為臣皆其公稱也如詩人則以王者為君子左氏春秋則以人臣為君子或以孔子為君子論語則以子産子賤為君子此君子公稱

道出於天以乾為體德出於道以仁義禮智為用以天而統於道則一氣隂陽之分為四時曰元亨利貞者統之以乾也以道而分於德曰仁義禮智者會之以信以肇乾道之分而四德具矣文王之言曰元者善之長一氣之運自其元者始猶之春蠢萬物之發生也亨者嘉之會品彚相見盛大之期猶之夏假萬物之亨會也利者義之和氣之揫斂肅殺不可以過猶之秋裁制而收其利也貞者事之幹貞者止於貞猶之冬終歲而畢其

務也此本文王之詞孔子再釋之則知四德之為四時
矣而統以乾者會於一元而人得之者為五常曰仁義
禮智而合之於信也竊嘗槩之曰天者强名也又何德
之可名因天為乾因四時為元亨利貞因陰陽而為道
因道為德因德而為仁義禮智此近世劉牧之學也牧
之學不過以道為德取其合於人心同體異用者為之
名故以元為仁以禮為亨以義為利以智為貞因文王
之言孔子之意敘而釋之也或曰天以其自然以合乎

人之使然者故以一道為德以四德為仁義禮智之分皆彊名其天與人者此說非也天之與人自然之合也人豈有外鑠之天哉孔安國之疏子思之說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云者天人自然氣質無礙冲融會通無或間斷其趣一也天以陰陽為道命人以為性性即道之出於天者未遠矣天以五行分四時而寓其鼓舞不測之神因旺乘除其來無端其去無迹也木之神生仁火之神生禮金之神生義水之神生智

故率道為教此合四德以統乾合四端以統信易之中
與中庸之中皆其自然非勉彊矯揉至也且六十四卦
具四德之卦凡七若非乾以統天以合於五行之土以
元亨利貞合之於乾以仁義禮智合之於信為五常以
土之中合信之中以應五行則六卦之所謂四德者皆
可以抗乾德而天失其統然則乾之四德者誠異乎他
卦之德矣自坤以下論之其配於乾具四德曰坤元亨
利牝馬之貞而已其他卦之四德皆稱其卦之大小以

為之德一氣有所分而不足於天一卦有所統而不足於人自四以降或三或二或一或無或有或先或後或吉或凶離文以取義合詞以取意皆用此例也嗚呼在天則為道在人則為神易之所謂自然者大矣哉

時義論

時者天之時也天可為時人不可為時人為天地之先後而奉時周旋者斯可矣且有治有亂有安有危小則一身大而天下所遭之時有不同者豈人為哉天之時

者以其志也曰蹇者難之所當避其中之有利者以其
知也此三者皆當求其用之通所以為大也若夫時之
大者皆天道素定而不可易無義可宜無用可通一聽
天運而已其卦凡三曰大過者無一而不過天下方亂
天亂之也曰解者無一而不解大難方散天散之也曰
革者無一不革天人混冥在治而亂在亂而治唯天時
之定非義非用之所能拘故特曰時大而已大抵卦必
有時時必繫於天而易之道出於天以神其變化而他

釋之於後豈特卜筮而已哉

禦寇論

易道之難行也人情或失於隱或傷於察隱者欲其不知察者欲其必用易道人情之變兩全之以求其通斯所以為難也其曰難者何也不知者欲其可知必用者欲其不用俾人之情各適於教化鼓舞不測之域君子所以神易道於天下也荀子曰害良曰賊竊貨曰盜賊盜者皆寇也且隱於不知其類有三險狠忮戾以陷害

冦之利有大於此者乎且以禦冦之卦二曰蒙曰漸是
也致冦之卦二曰需曰解是也蒙之上九以昏昧養冦
則擊而去之漸之六二以陰長冦則順而取之此禦冦
之利也需之九三據非其位以剛不中持疑而致冦解
之六三取非其有下體負乘失中而致冦夫以蒙漸稔
冦而長養之不能必其去又以需解誘冦而來之此必
鬬之冦鬬之則天下亂矣吾易之憂也君子於此盍亦
思所以解其鬬者因人情之變而神其化亦必有道矣

且喜則親之怒則踈之人情之變也於是又有得於三卦焉曰屯曰睽曰賁屯之難睽之乖賁之無飾人情之至變易道之難行者吾能使之喜而不怒親而不踈仇讎之氷炭合而為烟婭之膠漆焉以寇為婚者易之神也曰匪寇而婚是矣昔季康子患盜孔子答以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昔之以無欲治民唯堯舜能之故能仁覆天下比屋可封豈唯不竊其賞而已哉三類者舉為可封之民矣嗚呼安得用易之君子而與為堯舜之

治乎

乾隆御覽之寶